

續編  
非  
徵

二

				二四 五 一 七	和 書 門
四 冊	二 架	六 函	號	類	

九 函	二四 五 一 七	和 書
一 架	四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7
冊數	4 ( 2 )
函號	191 215

經  
說





非徵卷之三

大坂

中井積善子慶甫

著

門人 早辨之士譽 較

公治長

○子謂子賤章

徵曰。仁齋先生曰。蕙賢師友薰陶之益甚也。勝朱注甚。

非曰。朱注既言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朱子又言居鄉而多賢師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仁齋之說亦唯是已。徵以為勝。朱注甚者。吾不知。

非徵

卷之三

懷德堂



其何謂也

○賜也何如章

徵曰古者成德六為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非曰周禮六德強配諸六官其說見辨名拘執怪謬固不誤辨而知焉今又以子貢瑚璉為太宗伯之林任億傳會甚矣其妄也渠於上文駁伊藤氏曰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抑夫子自道也

○雍也仁而不佞章

徵曰仲弓為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

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為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定書可見也

非曰慈惠固仁中一事然在仲弓未見端的渠硬持安民之解而窘於是章故懸空撰慈惠字特稱定書可攷以濟其窮仲弓之為慈惠不能舉一証可憫哉若言德行之科其人必當慈惠只是套語何必仲弓其泛而不切亦甚矣謝上蔡曰仲弓可使南面想見其為人宜簡重矣簡重則多默故或人以為不佞朱注本是蓋孔子既稱君子不重則不威曾子亦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重厚為人君之度也孔子稱雍



也可使南面而仲弓又舉居敬行簡或人以為不佞則其默可知矣乃朱注重厚簡默之謂字字炤仲弓地位比諸慈惠之不見端的者實霄壤矣渠妄病之曰此其所見耳豈然乎所見苟不謬於義何不可之有渠何以知其不然也其時人仁之連短於言言之亦於文意昏失之

徵曰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

非曰朱子既以心之德愛之理之六字括仁之義又以全體不息之四字盡仁之道體字活用或為精切

簡當莫以尚焉前輩所謂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者信也但來乃以為理學之見一筆勾之是自其功利之見耳抑曾子傳道之醇雖但來之妄亦當不得容喙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以吾所聞全體即弘也仁以為己任也不息即毅也死而後已也理學之見而與曾子吻合如此則於聖門之學無浸纖毫遺憾矣後世何物豎儒瞶目扼腕恣其刺駁實蚍蜉撼大樹也識者自旁閱笑焉耳



○吾未見剛者章

徵曰按書九德剛而塞強而義是剛強各殊也孔子語子路亦言六蔽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朱子以強解剛非矣又曰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

非曰九德剛強先儒既解以剛健與強勇朱子又有言剛與勇自別故亦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是不矣徂來啾啾印証也剛強剛勇所指固異然渠不言異而言殊則過矣且字有通別對則

別散則通文義之常渠硬据尚書判剛強二義膠柱已說文曰剛強斷也中庸古注曰北方以剛猛為強廣韻曰強剛彊也字書又訓剛為堅為勁又訓勁為強為堅為健又訓強為堅為健為無所屈撓可見剛強相通非判然二義朱注以堅強不屈四字影出剛字既有自來而義亦周備矣如果烈固剛者之事者此二字未見剛字之義諸字書亦絕無此訓盖以意通之也徂來每言宋儒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紊烏豈非自令自犯者也邪  
徵曰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



怒與色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朱注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為剛也。然未聞以聖人為剛者矣。  
非曰：但來據古注以慾為色欲，援損象証之，審其說。蓋以源義貞高師直之倫擬申張也。拘泥甚矣。古注情慾未見其定為色，故皇疏以求人通之，邢疏以佞媚解之。李康子患盜章，荀子之不欲，孔注曰：欲多情慾，是豈色欲之謂哉？但來之說格矣。且欲慾雖通而

易原自作欲。易王注程傳本義等邦刻華刻諸本皆作欲至於蒙引等諸翼或有作慾者不馬足據徵今遽援以為慾字，謬矣。欲字所該既廣，慾字亦不止於色。說者曰：口鼻耳目四支之欲皆出於心，故从心。或然。武王杖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慾。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慾弗能亂。又曰：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東京賦曰：滌饜饜之貪慾。後漢書曰：黃老之道省慾去奢，是皆獨色云乎哉？朱子故曰：慾多嗜慾也。又曰：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豈非通暢乎？能勝物伸於萬物之上，真西山曰：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說得之漢唐已遠鉅人名士節操如是者不為甚矣日以剛者不亦可乎但來輒以聖人比擬焉弗思甚也

○令尹子文章

徵曰令尹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廼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已文子

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

非曰但來一瞥之見既解仁為安天下之義至此章窮窘乎子張疑二子於仁之意苦思苛求不知所出遂以子張所見亦唯孟子程朱之意不知我所謂安民之說也推究其意蓋謂孔門明以安天下為仁唯子張毫不之知創意以仁為心術孟子程朱皆偏主子張見斥於孔子之見不復考於孔子不許之言天下後世唯顏孫是仰及已之知古言始斥其非以沒孔子之舊也吁誣之與妄孰大於是夫仁之為義廣



大悉備孔子所以罕言子又嘗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蓋難以一言盡也程朱就孔孟論仁之緒言覃思剖析豎言橫說累簡牘者以此也朱子又嘗有言曰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又曰大拉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善哉朱子之論仁也孔門諸子有不獲其要領者亦皆坐是已故或欲極其大以博施濟衆擬之或有見於制情以克伐怨欲不行擬之或取才學之優以由求亦擬之如子張則悅於苟難乃以子文文子擬之宜矣皆不為夫子之所取也孔門之仁果如祖來說一定於安天下乎意義徑直五尺之童尚能曉之諸子務學之切漫奚容疑矧喜愠不形之與潔身去亂於安天下之義參商胡越子張雖夢魘之餘亦豈有斯問哉且徂徠蓋察於經文詞氣為蓋子張竊擬子以仁試舉為問心疑而口未言夫子特許其忠清



則未滿於所擬因質以其疑夫子乃答以未知為得  
 仁未知云者未知其心如何也自有商量之意在商  
 量而後斷焉以似而非也脫其事之與仁相為參商  
 胡越乎當直曰為得仁不則斥其非而明之當如張  
 也懿及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章奚為其商量而後  
 斷焉乎

徵曰宋儒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  
 謂窘矣殊不知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  
 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  
 為仁乎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非曰朱子曷嘗以孔子為考它行事而斷之

是章問一說

主二子它行事立論與集注不合蓋非矣凡或問語類文集與集注合者皆可以為尤証矣其不合者非未定之說則記抑前言往行君子所蓄二子制行者之誤不足徵也  
 之高若此則當時士流必皆能談其事聖人聞之亦既熟就子張之言固已有忖度其忠清而未仁者耳未必因其問始聞其事遽以定其目也但在後世事多泯滅如此章所舉亦屢乎托是篇以傳而已矣尚幸以尤氏之存有二子心迹之可考足以觀其為人

之概為故朱子引之令學者有所以覈其實云爾且徂來盡察於注文語意朱子既據子張之言以反覆



詳盡夫子之意。又於圈外引延平說。申明夫子不許之由。然後繼之曰。以他書考之云云。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其所以證前說之不錯。而非據是始揣聖旨之所在也。審矣。假使無左氏可考。則朱注未不載此考。按而已。其本章之說自若也。但來鹵莽不善讀朱注。乃以己之窘。嫁之朱子。可憎矣。當於理而無私心。其義該且切矣。徵妄非之。而不言其所以為非。今不置辨也。徵又以朱子及延平說。為至於管仲而窮矣。予則觀於管仲章。而益信程朱諸賢說仁之密。但但來之說。仁無所不窮。至於管仲。最見其窮矣。當於本章

辨析焉。嗚乎。但來之粗心浮氣。硬辨好勝。驟見以玩侮先正者。大率如此。殆有不勝辨焉者。但是章朱子說仁。尤所用力。其發揮指趣。嘉惠後學也深矣。非惟以洞見但來之妄。又可以考仁齋之失。世之學者。於是決趨舍。實人鬼之關。予故啾啾究論。不厭筆舌之勞也。

○甯武子章

徵曰。其愚之不可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





非曰此說也。蘭洲先生既非及之。今按但來於第八  
章曰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  
之誠也。於二十四章亦曰丘亦耻之者亦吾與女不  
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據此則以甯武子  
為不可及。獨非好賢之誠也。與若以其明言不可及  
斷焉乎。夫二章亦當以其明言者斷焉。渠曷以故為  
之說其無定見如此。

○子在陳章

徵曰簡不可以簡略訓之。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  
兮。毛萇亦訓大。孟子曰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又曰

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

非曰簡如字與可也。簡居簡而行簡之簡同。訓為大  
其義迂且踈矣。詩簡兮亦至朱傳以簡易不恭釋之  
毛傳之弗可從。蓋夥矣。豈足以例焉哉。孟子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朱注所謂略於事可以見已。季氏之喪曾皙倚門而  
歌豈非脫略不恭之態乎。先儒言志大言大動欲慕  
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是說得之。但  
來引孟子而不及於此。蓋惡其害已也。  
徵曰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

非徵

卷之三

稟惠堂



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貶意豈孔子思之意乎  
如孟子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朱子以為不改  
舊習非矣

非曰孔子明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  
亦明言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朱注寓貶意不亦宜乎如徂來之說孔子之傳道實  
主琴張牧皮之流如顏曾中行之倫不足當之與其  
不通甚矣不忘其初為思孔子初字不成義渠豈以  
為指其及門之初乎夫子見在思其今而可胡必其  
初語孟唯言孔子思狂士徂來獨言狂士思孔子左

矣哉且七十子於孔子西東南北無思不服胡必  
士而後然渠豈謂孔子在陳之日諸子舉忘之唯有  
狂者數輩能思而不措邪其不通亦漫甚矣

○伯夷叔齊章

徵曰怨者伯夷之怨也朱注人亦不甚怨之不屬  
諸伯夷而屬佗人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  
也子貢明曰怨乎史記亦曰怨邪非邪是伯夷本  
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也怨之  
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蓋夷齊棄千乘  
之國是迹為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又曰



饑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然。及於西歸於周。享  
大老之養。而後然之迹洗然矣。

非曰。既曰。然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又曰。然之迹不  
可見。子貢司馬遷皆疑之。是則夷齊心實有然。但其  
痕迹微昧。其然不可知也。然又曰。伯夷本有可然之  
迹。又曰。迹為孤孽。故世人以然疑之。是則夷齊心實  
無然。但其痕迹顯著。似有然也。彼此矛盾。語意衝決。  
不知何所底止。且也。又曰。首陽海濱。其迹似然。既言  
迹似。是心則未必然也。乃向所謂然者。人情所有。而  
夷齊然迹不可見者。非矣。又曰。歸周享養。而然迹洗

然。特言迹洗然。則心猶未洗然也。世人以然疑之者。  
得其實也。若言心固洗然。迹亦至此。而後洗然。則夷  
齊始無然之可言也。乃所謂然者。伯夷之然。絕為不  
通。其說益矛盾。益衝決。欲求其歸趣。殆乎如捕風擊  
影。蓋徂來學無實際。心無定見。徒弄文墨。辨給支吾。  
故迂戾至若是之甚也。悲夫。

徵曰。伯夷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  
與兄同。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義德。而孔子不稱之。  
獨以不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紂及不  
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心也。又曰。扣馬諫武王事。



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非曰。父欲立叔齊。其事故湮滅。後世不可復徵焉。蓋存而不論可矣。但來獨掀髯談之。如目擊者。何與其讓國均之。美德奚必得以孔子之稱。不稱斷其所由。或不降志不辱身。若舊說義自通暢。未足以証渠說矣。孟子特據其去國之後言之耳。何曾及其父子之間乎。夫夷齊志行全同。故論語必並稱二子。孟子唯言伯夷。該之可以見焉。故父果能知伯夷不事紂之心。則何以不併知叔齊不事紂之心歟。二子同有此心。何以不豫請立仲子。隱默以俟父之死歟。是皆不

可解之甚者。且封建之世。諸侯自治其國。紂之惡何與焉。倘壓於天子之暴。諸侯不得行仁政。則文王何由得興。孟子所稱避紂。謂大老之氓。避橫政所出也。非謂列國世子。嫉王朝之虐。故意出亡之謂也。不立惡人之朝。謂不委質於昏淫之君。食汚濁之祿也。非謂衰亂之世。不有別立為一國之君之謂也。但來之證。豈不左乎哉。扣馬之事。其有無之論。姑舍是。渠取王氏十辨。則以伯夷為佐武王伐紂之人也。果爾。居其國行仁政。躬親由方百里興。亦何不可之有。杜歲不欲為衰世賢諸侯。老後乃欲為衰世賢諸侯之佐。



殆不可曉也。渠又引求仁而得仁，以仁為仁，人其謬甚矣。請及本章論之。

○巧言令色足恭章

徵曰：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段，使過恭果為可耻，則正孝父一命，僂再命，僇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豈非過恭邪？大家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非曰：徂來而不聞乎？堯舜執中，用中亦以命。禹孔子徂迷之，乃曰：君子而時中。又曰：中庸其至矣乎？因言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顏子擇乎中庸，子思稱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孟子亦稱湯執中。又曰：中也養不中，又曰：仕止久速，聖之時者也。時即中也。即無過不及也。渠所謂理學家皆學於孔氏者，其以中為妙道，以過不及為說，不亦宜乎？徂來以此為非，妄恣刺駁，不復顧侮聖言，即小人之反中庸而無忌憚也。其崇宋學至半白而遽畔之，知者之過也。盡廢修身，至於自言不佞，跖弛之士也。不肖者之不及也。吁嗟，皆可哀也。哉！朱子釋足恭為過恭，與易過恭語意迥別。朱子論此章曰：足之為義，漆足之謂也。意謂其少而又漆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又曰：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



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是辨得明  
 當易過恭小過而得其宜也程傳釋之詳悉朱子又  
 叔之近思錄其所深資可以見焉正考父三命益恭  
 即是易之過恭非此章過恭也渠比而同之崑崙吞  
 棗矣若以西過恭同文作此排擊乎願卦自求口實  
 與仲虺之誥以台為口實異充命惟學遜志與伊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異太學正心與孟子勿  
 正心異渠豈皆比而同之乎其粗鹵孰甚焉  
 徵曰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為  
 浮誇宜矣又曰太氏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非曰韓昌黎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以浮誇斷左氏  
 是韓子非宋儒矣朱子論左氏諸說取其長議其短  
 劑量公平若夫贊其文又有若呂東萊其言曰文章  
 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惟左傳  
 為然非若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孰謂道學先生妒  
 左氏乎但來以左氏為命有片言侵之者輒詈為昧  
 乎文不識韓子亦昧乎文與蓋傳中所載神怪妖祥  
 夢卜讖兆之類非誣艷浮誕而何雖有喙三尺不可  
 解免焉與其妙處固不相揜而可但來回護以為非  
 浮誇好樂之辟不可救藥但來上妬程朱下妬閻齋



又妬仁齋又旁妬歐蕪一生學術勃率成妬窟海內  
識者所同嗟也渠今反議宋賢為多妬心所謂盜憎  
主人者非邪

○顏淵季路侍章

徵曰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不施勞事於  
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朋友信  
已少者歸已是朱注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  
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  
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  
非曰但來於朱註存二說者外無所得新異之義則

必主其後說廢前說每章皆然亦足以探其櫻拂之  
衷矣尤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杜預曰施功勞也  
据此則施勞是好事與是章後說義正相反朱子即  
主後說渠必引尤氏罵朱子為不知古言宵人之情  
實如見肺肝至於安信懷解則前說自我之與後說  
自彼勢所相待異向不爭多渠自從所好而可何用  
咆哮無禮便如此豈孔子時語意二人以工夫則一  
人必以效驗無三人俱以工夫之理歟可哂矣  
徵曰志者願也欲得其未得者也  
非曰果爾豈子路猶有憾顏淵正伐施而孔夫子亦



欲得安信懷而未敢歎其說之不可通若是善夫朱子之言曰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是言如夫子則更無微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異也

徵曰程子謂子路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

非曰程子此語揚子路也但來以為抑之不知言矣蓋當時學者往往視子路太卑程子故有此論亞云

者猶伯仲云爾非錙較銖稱以定其輕重朱子曰亞於浴沂取其胸懷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言耳是也夫子業已與點而今又未睹子路之越出其右者乃謂之亞固其所矣既非點由優劣之論又何臆斷之有且是章浴沂章俱言志也程子亦主志言之耳但徠乃駁以材德其亦失竅渠又駁顏子出於有意之說亦泥辭之失不暇辨也

○十室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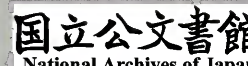
徵曰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善人必做做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



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

非曰。但來引烝民詩。知而舉之與。將不知而然與。凡為但來之徒者。亦知此詩與。抑不知與。予嘗試誦所聞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烝者何。象也。民者何。人也。民而曰烝。盡乎橫目也。物者何。凡有形者也。耳目口體。君臣父子。皆是也。則者何。理也。準也。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也。合而言之。天命之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者何。執也。彝者何。恒性也。好者何。情也。性之發也。懿德者何。

得乎心之義也。合而言之。人性之善也。孔子贊此詩以為知道。可見思孟程朱之訓。炳如日星焉。自告子荀揚以至後世。拘儒瞽生。百千蚊蚋。鼓發狂聞。豈可得而撼也哉。但來怪妄之見。排性善。斥性理。固惑之甚者。今乃以學為人之天性。引是詩所以云云。與其家說大不相似。何也。渠於學而首章有言。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之說。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今論學。乃謂凡有一善。人必倣倣。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其矛盾之甚如此者。何也。蓋但來一意好名。立門戶。反程朱為務。彼言白則已。曰黑。彼以為右則已。以為左。





爭心所錮顛倒是非而弗顧也然渠從幼嗜學崇尚  
 程朱以至中年則夫性理之說有中心誠服不可  
 者故於其無所爭如此章者不覺露本真已風習之  
 壞後世滋甚夫人滔滔不知有學或至以禁切子弟  
 而但來斷然以好學為天性其有見乎性善一點之  
 明自不可捨矣設當後來唱異之日乘其蔽陷未深  
 奉斯說聲咳於席次納約自牖則安知其不可警  
 挽回為惜乎吾生之晚則已矣但觀今日溺其說者  
 往往先入為主不復考於程朱之藉至此章師說耿  
 耿之明亦必茫乎不知其由也若能於是反覆討究

有所猛省以捐邪徑就正路則東隅既逝棗榆非晚  
 夫然故觀觀及之是我一片老婆心

雍也

○首章

徵曰程子曰內主於敬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內  
 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  
 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  
 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  
 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  
 字



非曰。徂來極口。嘗持敬之說。無奈經典言敬居多。程朱淵源甚深。何乃千辛萬苦。撰敬天之說。假美言以彌縫之。則又無奈孤單言敬如此。章者何其焦焦憂憂之狀。可憫哉。聖賢既不曰敬天而行。簡修己以敬天。以為徂來之地。則徂來不得已曰敬。固在心於辨名。亦曰君子之心。毋不敬。毋不敬。毋不敬。故經傳言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為其不免出手露脚。被人看破也。如此且夫天者。固可敬之大者。然敬之者何哉。心也。程子之求諸心。不亦宜乎。渠以為多一敬字。亦唯告子義外之類已。欽寅恭敬。始自二典。皆不限以天。伊尹

之贊湯也。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太公之告武王也。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敬之為心術之要也。的矣。程子之學。豈非古之又古耶。

○哀公問弟子章

徵曰。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朱注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

非曰。朱子曰。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徂來貳膳之說。朱子既言之。家語曰。行不貳過。王肅曰。貳再也。有不善。未嘗復行也。朱子訓復有自來矣。



但貳本義副也。右有一物。左又添一物也。橫言之貳。過之貳者。先有一事。後復添其事也。豎言之不貳。過之與大傳歸一意者。以此也。朱子意蓋慮有不曉事者。見以為附益增長之義。故改訓為復耳。但來果謂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朱子所慮有以哉。

徵曰。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

非曰。但來嘵嘵乎。以安天下為仁。又謂孟子以仁義並言。與先王孔子之道背馳。今也乃謂不遷怒居仁也。指不遷怒為安天下之事。雖雞足藏耳之辨乎。不

可得而通焉。又謂孔子以居仁遷義之事。稱顏子。然則孟子以仁義並言。豈非蔽孔子之意者歟。且渠每言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孔子論好學。稱居仁遷義。則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豈非得先王之旨者歟。其說前後衡決。彼此扞牾如此。而猶且不自寤焉。其蔽痼不亦甚乎。

徵曰。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又曰。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非曰。此二說亦扞牾之甚者。且如後說。則孔子何不



直曰不怒而曰不遷怒也不遷云者可見當怒而怒  
中理而止程子故曰如鑑之照物隨物應之又曰約  
其情使合於中愚嘗謂凡七情皆在所當約但怒尤  
難制而易暴此而毫釐不差其佗不誤言非克己之  
至其孰能與於此黃勉齋故曰未怒之初鑑空衡平  
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有味哉其言之也徂來反曰以  
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吁  
自以為知道者之言易以若風藻曷以若捕聲擊影  
○曰也其心章  
徵曰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象德皆自然來

集矣曰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  
言其久也何注以此章為顏子之事以其餘為餘  
人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其久也朱注因此語  
意不倫又曰以為顏子之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  
皆未穩矣

非曰程子君子皆明言三月言其久朱子從之因言  
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趙氏亦曰三月姑借  
以言其久諸說若茲不待徂來發明也矣其心其字  
分明指顏子而已矣者竭盡之辭諸書例皆然如徂  
來說則本文當曰曰也三月心不遷仁則其餘日月



自至矣。曰其心曰而已矣。豈非不穩之甚乎。渠反以此駁舊說。其昧於文理有若是者。渠既釋日月至為象德。自彼來至。乃駁朱注。造其域曰。仁豈有域乎。其拘泥域字。若是則渠所謂象德亦皆應有脚乎。可發一策也。其它若曰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又曰文學政事皆依於仁。又駁張子內外賓主之說。皆文意晦昧不足辨矣。

○賢哉回也章

徵曰。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

非是已。

非曰。徂來宗程朱者有年矣。其於洛閩之藉。宜無所不闢焉。何以其說之踈脫至此。請試舉其略。鮮于侁問於程子曰。顏子所樂者何事。程子曰。賢且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子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朱子曰。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荅荅對。故伊川荅之如此。又曰。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又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



作了張思叔問子在川上因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又曰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蓋曰顏子之心天理渾然是以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朱子發明程說明白詳備如此而徂來所引伊尹有莘之証朱子業已占之朱子又曰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上一点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着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

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而况於後世之傳聞者哉徂來所謂宋儒如達磨不款惹一物即王信伯之意而朱子所痛斥力排尚何足以病程朱諸賢也徂來讀書之鹵莽若是宜乎靡得於程朱之旨迨晚節發種種怪狀也

○祝鮀佞章

徵曰佞古未有姦惠之意後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辨豈非佞人歟非曰程子曰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朱子



曰。佞只是捷給辨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又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虛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蓋佞字雖與後世異。亦究竟非義事。而特合衰世之好。孔子所以惡之也。故程子以為入於不善。朱子以為捷給無實。未嘗以姦忠讒邪為說。烏劑量至當。無以差矣。乃徂來所謂後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者。宋儒辨之。既明且盡矣。但徂來目不涉宋。後十年間。忽忘前日服膺之說。而不自覺也。已。且渠裁觀其義。有古今遽以為人之長。以宰我子貢孟子為佞人。其弗察

亦甚矣。是無它因。不佞字。悞也。不佞猶不敏。自佞之為捷才。轉以不佞為謙虛辭耳。猶一術字。有心術仁術經術之術。而又有詐術妖術邪術之術也。果如徂來說乎。孔子既示顏子以遠佞人。借顏子而得邦家宰我子貢皆當在所遠。與渠又於後篇惡紫章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乃孟子亦覆邦家者。與彼此抵牾如此。不知渠又何說以該之耶。朱子所謂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者。徂來是也。予也。今而得觀古者所謂佞人者。抑孔子之咎子路言惡夫佞者。以其何必讀書之云。墜於捷給



辨口故也。非以子路為佞人矣。學者宜仔細讀書。

○質勝文章

徵曰。君子之所為君子者。以文。後世道學先生多  
狃老莊之說。析精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  
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  
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即此章野人也。豈不陋乎。  
非曰。夫道有本有末。而本末相因。有精有粗。而精粗  
相涵。故學問之方。自通行遠。自卑登高。循循有序。不  
可躐而進。亦不可局而止也。其惟聖人乎。精粗本末  
一以貫之。苟有見於此。謂之有本末。可謂之無精粗。

亦可。但顧其所指如何而已矣。徂來功利之習。知末  
而不知本。見粗而未見精。遽意道之為物。原無本末  
精粗之可言。遂混宋儒於老莊。虛稿舍外。求內之說。  
不能識別焉。老莊之與徂來。指趣雖殊。均之失於一  
偏。唯宋儒之學則不然。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  
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程叔子曰。聖人之道。更無精  
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又曰。凡物  
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朱子曰。精粗本末。其  
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  
求本。是既不矜精粗。而二之。又不汨本末。而一之。可



謂周密絕無滲漏矣。囫圇咽胡椒之人豈足窺一斑哉。其以有德行而禮樂不足為野而陋固也。斯疾尚可醫焉。其以為君子文而已矣。亦不史而靡乎。斯弊殆不可救焉。楊龜山推經文餘意以立寧野之說。蓋警若徂來者云爾。渠胡不猛省。猶且嘆惜護其短也。至於其彬彬解引學易章及史記曰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則屈曲支離幾不可曉。今皆未暇辨。

○人之生也直章

徵曰。程子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

非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怵惕乎孺子入井。羞惡乎嗟來之食。中心達於面目。非由外鑠我也。是則人稟諸天以生之理。始無所委曲矯揉。即性也。斯理章章提耳以告。則五尺之童。猶且曉之。徂來皓首窮經而不能睹斯理者。何居。烝民詩所云。非據一時偶然之迹而言之。蓋詩人深喻於人生之直。泛譚其理。天生自然如此。有千萬斯年。不容殄滅者也。以至今日其理果如此。程說豈不確乎。徂來以為臆度而不取左矣哉。渠又駁程子罔不直也。曰。其意謂誣罔人也。措辭不善。不然。程子意謂枉屈矯誣己之直也。非關人



矣。渠錯解而妄駁耳。

徵曰。直德字之誤。韓愈為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謂直之不可執也。又曰。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

非曰。昌黎經說。往往臆度而迂戾。或曰。其筆解。係偽撰。是未可知矣。但來奇僻之見。妄備援據。豈足道哉。夫。許似直。隱近曲。故葉公以父攘子。證發問。而難相形。孔子乃以父子相隱。思義兼完。為不求而自至之直。以警醒之。故曰。在其中矣。但來泥在中之文。遂謂直也者。不可執之物。以疑此章。人生之一定於直。亦何怪乎。眇者之扣槃捫燭。以為日邪。後篇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非夏商周之道。皆執斯直而行乎。其它書曰。直哉惟清。又曰。其弼直。又曰。平康正直。詩曰。正直是與。又曰。邦之司直。易曰。直方大。大傳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春秋傳。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唐虞已來。直之一定。而垂訓於六經者。若茲。渠尚謂之不可執者。而孔子不尚。是無目無耳者。

徵曰。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

非曰。直者無屈曲也。誠者不欺妄也。若謂無屈曲則



不欺妄不欺妄則無屈曲意亦相通但孺井必怵惕  
 嗟食必羞惡飢必食渴必飲是無屈曲也當怵惕而  
 怵惕當羞惡而羞惡當食而食當飲而飲是不欺妄  
 也無屈曲者必然之理不欺妄者當然之則蓋義各  
 有攸當後儒之意舉如此誰也指誠為直者其書具  
 存可考而知已誠字自該遠近大小程朱諸公於中  
 庸諸說固有極遠大者其就近小論焉者張子曰誠  
 者實也程子曰不欺朱子曰實理也亦誠慤也又曰  
 只是慤實不欺又曰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  
 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黃勉齋曰莫以欺偽存心也

後儒之說既如此渠猶以為皆指大至誠乎渠又曰  
 免謂免於刑戮也當於後篇曾子有疾章而辨焉

○樊遲章

徵曰朱註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訓義為宜味乎  
 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所好可謂亂道矣

非曰中庸明言義者宜也朱子所訓豈不古乎徂來  
 於辨名有言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  
 曰義者宜也其說一從一違吾不知其何謂味乎古  
 言而恣作解從已所好以亂道當別自有其人耳

○子見南子章



徵曰。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段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

非曰。不敢不至焉。為喪發爾。蓋三年之喪。或俯而就之。或跂而及之。戴記稱子夏除喪。彈琴而成聲。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除喪。彈琴而成聲。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但來緊謂凡行禮之意。皆然。遂以孔子為勉強於禮。渠動援斯語。皆此意。可謂謬矣。

徵曰。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蒯聩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

非曰。但來既以朱子斷於禮為善。其意謂有禮則可見焉。無禮則不可見焉。係已而不係人。其義已明矣。又設父子或協。及化南子。何益之說。以論時之前後。是反以係人者言之也。頃刻之間。而語意乖刺如此。幾不可曉。

○中庸章

非徵

卷之三

三十

慎德堂



徵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

非曰。朱子曰。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中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但來既歸

之一義。可謂庶矣。其失於庶者。無它。蓋坐於泥庸字。以中庸為淺近常事。以一掃先儒精密之說。殊不知中庸二字。括淺深高下。皆在其中矣。朱子釋庸為平常。曰。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詭異云爾。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當然而無詭異云者。其意廣矣。蓋謂如洒掃應對。固是平常。以至曾子三省。顏子四勿。孔子恭而安。周公赤烏。凡凡文王翼翼。堯舜魏魏。亦唯是平常合如此之事。非有詭異駭世之行。猶一孝字。舜文曾閔固孝也。孟宗郭巨亦孝也。細民厯供甘旨亦復孝也。若謂孝只



是供甘旨之事不必高援舜文曾閔豈理也哉但來引中庸之才中庸之主以証是章中庸尤為牽強蓋其所謂中者品物有上中下三等之中也庸者是凡庸庸劣之庸也雖非與是章中庸判然二義而轉用異音猶一俗字既有風俗治俗之俗又有鄙俗俗物之俗豈可比而同焉耶試以渠說衍前文乎則人受天地間不及上等之氣以生皆為凡庸之才舜用不及上等之事於民僅為庸劣之主也甚無謂矣

徵曰至於朱注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

其畔中庸者

非曰是予所謂泥庸字之蔽已朱注未見極精之意其他程朱諸說具乎中庸章句或問精粗本末無所不該何處有貴精賤粗之失耶凡有目而識字者皆可考而知也但祖來自舍精取粗之失而已中庸果限於愚不肖卑近之事而精之又精之為畔乎孔子曷以直曰小人反中庸曷以偏曰君子依乎中庸而不兼小人君子小人章之說亦然若從其說則益見矛盾矣曷以嘆道之不明且行歸諸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曷以獨稱顏子為擇乎中庸曷以舉天下國家可均



爵祿可辭白及可蹈以形中庸之難能渠之駁之妄歷歷可証矣

徵曰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

非曰朱子辨程子不易之說曰唯其平常故常而不

可易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

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

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蓋程說特不若朱注

已何失字義之有子思之憂慮於異端固也然其書

中說中庸之數章皆係孔子之言始非為形老莊之

奇僻而發也渠之以此為謬之由意亦難曉

徵曰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僻遂以中庸為道

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

非曰此似駁仁齋然其所著中庸解亦曰朱子曰中

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

然精微之極致是以中庸為道者也是駁朱子証

亦甚矣聖人明言中庸之德朱子愚得改以命道乎

然道與德不爭多自存諸已而言謂之德自行諸已

而言謂之道豈判然二物哉朱子所謂不偏平常當

然極致是釋中庸之義也下文承之曰唯君子為能



體之則依然是德矣。君子而時中。章句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隨時處中云者，德之形乎事為也。此是道矣。堯之執中，舜之用中，皆無事為焉。朱子又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和即所謂達道者。可見中庸二字，貫動靜云為矣。故所見如朱子則以為道亦當矣。所見如徂來則以為德亦病矣。學者當具一隻眼矣。其說亦曰：中庸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衆。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

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非曰：渠既以中庸限於卑近易行，則又窘本文至字。故作此屈曲支離之解，辭意俱病矣。若然則先王其實不以中庸為極至，但病於天下賢知鮮，愚不肖衆而化之難行，設此一套以一之，故孔子托以為至也。是與瞿曇患濟度之難，普撰天堂地獄之說，事異而意則同。豈先主之心哉。徂來視聖人之教，殆如街頭賣錫翁以揮裏錫言雲：顧君子皆奉以此，而直墮三爻之類，可笑也哉。渠蓄此粗鹵之見，及作中庸解，傾困出之，其言中庸諸章之說，左拗右捩，百孔千瘡，自



救之不暇。夫中庸一書，子思所發，聖人精微之蘊，大殊異乎渠。功利淺陋之習，則至全篇解，亦字字恃句，句繆。凡天下之詖辭僻說，叢生而駢臻。若就其書詳辨而究論焉，伐南山之竹，不能受我辭，故姑疏于此。要之，但來所謂中庸者，為胡廣奴隸，猶且不得則斷。斷乎非孔門祖孫相傳之中庸也矣。

○如有博施章

徵曰：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曰：仁者，可見仁為仁人。

非曰：踈矣。夫徂來之說也。若以下文仁者例之，則又其下文有曰：仁之方者，仁之方，猶言仁術及為仁之本。蓋為仁之方也。非仁人之方矣。乃子貢之問，何必以中間仁者例之。其謂為昧字義者，自失照管耳。

徵曰：夫仁人可學而能為，如聖人聰明睿智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

非曰：渠喜為是說，於其辨名中，尤喋喋焉。以罵宋儒以聖為標準，然前章徵云：由中庸之德，可以馴致仁聖之德，是登高自卑之意。夫聖不可學乎，何而馴致之，將可以馴致乎，何而不可學焉。矛盾亦甚矣。是無



彼渠業已視中庸為愚不肖卑劣之事而無奈聖人  
屢贊於中庸何是以特設馴致之說以躲閃焉蓋出  
於一時遁辭不自覺其齟齬耳可哂矣但如此章及  
辨名所言實為渠之定說夫聖人聰明睿智之不可  
企及人皆知之不待徂來而寤焉然學問之道必以  
聖人為準猶射者之有的也雖拙射豈容對無的之  
堦耶善夫濂溪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蓋今  
日之希賢即異日之希聖也亦猶學射者自巨的進  
小的也周程張朱諸公從少立志希賢而得焉則其  
希聖不亦宜乎以身所經歷舉以導學者令循序漸

進即此章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者其與學者立  
標準又不亦宜乎困知之於學知生知勉行之於利  
行安行其歸一也子思豈我欺哉獨徂來陷溺於切  
利詞章忌正心惡修身乃於希聖之旨茫乎如隔世  
遂以致錯疑而妄駁是亦宜矣

徵曰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  
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窮已  
非曰嗚乎徂來而不聞乎朱子曰不是仁上更有箇  
聖而今有三等人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



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  
 言通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切  
 用如此又曰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處仁仁者如水  
 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朱說  
 可謂明備矣其何無別之有亦何窮之有抑予也竊  
 有怪焉徂來斷然釋仁為安天下民之義不知其有  
 大小長短數義欲以一切之訓通之蔽猶之深至謂  
 諸子問仁與問政相類即此章博施濟衆之意而與  
 孔子何事於仁之旨不協至於欲立欲達能近取譬  
 之義益離而愈遠且此章孔門言仁尤為切要為徂

來者宜明辨詳說合其異而一其歸令其徒瞭然乎  
 師說而後已矣然此章之徵除以聖為開國君之妄  
 說與罵朱子仁聖解外寥寥乎不見一語之解其徒  
 何由信師說之不戾乎聖旨耶不知讓之注疏歟註  
 疏雖模糊與渠不同讓之朱注歟朱注固相為冰炭  
 奚為結古閣筆者如此整飭刊行之本既非有脫簡  
 豈非可怪為之甚者歟蓋以予觀之無佗渠一瞥之  
 見捏造臆說妄以仁為安天下之義以通乎一切大  
 窮於此章夫子不許可心悸口舌勢不可支五焉乃  
 與其轉喉自伐家說寧厭然屏氣吞聲不措一辭也







來文外生義。輒限以禮樂。禍迫甚矣。且渠喜譚禮樂。而未嘗知其義。徒唱其名。以噪于世。如擊鼓求亡子。可厭也矣。又援知者不如好者。好者不如樂者。章捏合為說。鑿且強矣。若爾則默而識之。不如學而不厭。學而不厭。不如誨人不倦乎。殊為不通。

徵曰。何有於我哉。言其不容我力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於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註。

非曰。擊壤歌。蓋言王者之民。皞皞如之意。正謂不假帝力也。但來釋為霸者之民。驩虞如之意。失竅矣。且諸本帝力間無之字。下文多作何有於我哉。七字為句。古詩源作帝力於我何有哉。意亦同。既無之字。為得方字句絕。半蘓味道詩曰。帝力終何有。李嶠詩曰。寧知帝王力。擊壤自安貧。前輩所使用。亦可以見。鳥但來特援異本。回互造說。以為左証。牽強甚矣。抑此歌與康衢謠。華封人祝。同類。均出於後人。贗作絕無其事實者。章章乎明矣。假令如渠之說。亦未足以證經。矧不然乎。渠之斷然以夸獨見者。特在諧韻一路。



是奚足哉。周頌良耜篇曰：殺時搏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末句無韻，續與角協，恰如祖來所謂擊壤歌之韻。然詩意則末二句一串，豈容以似續句屬上句末句單結哉？協韻之說亦格矣。通曆及逸士傳載擊壤歌，皆作帝何力於我哉。祖來所尊信以為著龜，李攀龍七言古風亦曰：自言七十品，畊者帝於我有何力哉。不知為祖來徒者，果以為何如。

○子之燕居章

徵曰：程子謂申申夭夭，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

而為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

非曰：程朱諸公固以聖人為標準，予說已具上篇。但徠繆說之層見者，不必復辨。但是章之說，諸公未嘗涉學聖之語，而渠遽啾啾詬訾，不知何謂。其曰：故云爾者，所指何如？朱注中和之氣四字，豈有學聖之意乎？殆如噬語。蘭洲先生嘗言：祖來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病寃者，曾不知己之為病寃更甚也。誠哉是言也。

○不憤不啓章

非徒

卷之四

三

懷德堂



徵曰。舊注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諭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是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故孔門故字當削非曰其自喻者何非心也。與其繼志者何非心也。與語心之弗可已蓋如此矣。徂來所列甚無謂。渠尤忌孟子之言之明確。又病宋儒之說之精詳。以其害已也。曾亡其實而妄極醜詆。嗷嗷不止。以求人之信已。是之謂言語聒人。是之謂咸輔頰舌。為徂來者當自省焉。

○富而可求也章

徵曰。孔子所好。朱子以為安於義理。安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

非曰。天下之事非義則利。非利則義。孔子明言君子之於天下。義之與比。又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見聖賢所求而為者。理義而已矣。聖人好學乎。學是所以窮斯理好古乎。古是斯理之所存。好仁好禮好德好善乎。仁禮德善皆是斯理之目。凡所好者無往而非義理之正矣。是章言利之不可求。故朱子以安於義理明其意。安云者以見其不由勉強。朱子



之善言德行若是身得容喙渠乃言孔子所好不唯義理豈以義理為一種事目歟將謂孔子之好多在乎義理外者歟殊不可曉

○夫子為衛君乎章

徵曰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然歸仁人而樂之

非曰蘭洲先生既辨矣今再推徂來邪遁離窮之由蓋渠既以仁為安天下之義至是章殊不通故撰求仁人之說以躲閃焉耳矣果爾夷齊忘喪位之怨者特幸而已借令當時無文王與或下壽死於北海之

瀕也其怨終天不銷矣孔子亦何以証其不然耶其說之不通焉者自若也且按左氏載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此與是章相發益見舊說不可易矣徂來崇左氏若典謨動援以為斷易以獨弗察於此蓋以妨已之說也隱諱回避焉爾詩云難以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徂來有焉

徵曰朱注解怨為悔終失牽強

非曰怨字多自己恨彼之義然有時乎係於己不係於人其義乃隣於悔故朱注猶之或問中又行以感



慨不平之心。及纖芥之憾。未嘗直指為悔義。何牽強之有。孟子曰。太申悔過。自然自艾。淮南子曰。然人不如自然。霍光傳。相對涕泣。自然。豈不章章乎。渠溺乎新說之主張。不復察於舊義之有據。粗鹵哉。且渠所謂。不以喪位為怨。即是怨悔之義。其說自為矛盾。

○加我數年章

徵曰。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無大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非曰。易之為書。其辭固艱深。文王之彖。周公之象。區論焉。乃若彖傳象傳。係辭說卦。猶且有費詮釋者。蓋世載言以遷理勢然也。雖彖象辭。在當時只是常語。學者人人善曉。但其詘信消長之蘊。窮理盡性之奧。聖人所深玩。韋編三絕。為是已。豈若後世訓詁家。白首窮經之類哉。善夫朱子詩曰。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徂來以今之易。視古之易。遽謂孔子學易。未免疑難。比至五十。大旨僅通。故曰無大過。謬遂目程朱傳義。茅之撰。為詳盡。軼孔子。此之謂妄已。要之。渠以已讀書之粗鹵。窒礙。反或乎程朱之續密。

非復

卷之四

五

性德堂



精通。輒發斯狂見爾。多見其味於易學也。已矣。夏蟲疑冰。昔人善論。

○我非生而知章

徵曰。朱注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是章當以黽勉為義。

非曰。此朱注本。程子敏之為速。非急遽之謂也。是不遲鈍也。如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此章敏字。註脚蓋一速字。不足明斯義。故程子補以汲汲。朱子因之。

也。何摸稜之有。若渠所謂黽勉。古來無此訓。亦無此義。不知何所據焉。

徵曰。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

非曰。孔子之優群聖。果在于此事乎。渠每謂道者先王所立。夫同一聰明睿知也。創而立焉者。劣矣。學而知焉者。優矣。不知何由也。抑文武學禹湯之道。而猶有所不知。禹湯學堯舜之道。而亦猶有所不知。是以劣矣。歟。乃侮聖之甚者。蓋渠既無實見。詞說亦不整。故其破綻。往往如此。



徵曰。朱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特以清明昭著言之。陳北溪清濁水之說耳。

非曰。朱子曰。並緣假借。最釋經之病。又曰。讀者看法。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註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矣。是朱子解經之家法。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正貼經文。生字不待學而知。正貼經文。知字將斯三句。體會於經上。生知之義。瞭然可見。焉。本文唯言生知。故注亦止此。為是。奚以更生枝節。東撈西摸之用。徂來奸推。

衍之說。故反少之耳。北溪清濁水說。雖有失乎支離者也。其以清濁語氣之昏明。本自不悞矣。渠蓋以其唯論清明。欠溫文和樂之意。攻之也。然此則非北溪比喻所預言。各有攸當。亦何傷乎。

○三人行章

徵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

非曰。徂來每謂宋儒以意言之。無所不至。已則必徵諸古言。今以首二句為古言。不知何所徵焉。割裂聖言。以鍛成新義。若是乎。徂來之妄也。如下章以四科



釋曰教亦曰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是亦無替之甚者唯言古有之未嘗舉一証天下孰信之蓋捏造附會其實無可證也凡如此之類層見於篇不可勝辨矣其三人行之說尤可笑矣鄙語曰三人會議文殊智渠從劣慣聞之遂資以撰此說耳亦不足辯矣

○二三子以我章

徵曰乎爾語助辭解爾為汝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即

乎爾轉音

非曰韓子是詩為五七言體上文諸句可以徵為爾即汝能字句言能彈也韓文攷異曰乎或作師爾之為汝益可以見已徂來不之知強句之為三言九言以証已說若是乎渠之不識文章也其引齊風乎而亦未見端的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豈可以語助通歟渠之証在詩語而為異文予之証在曾子語而為同文孰疎孰密孰汎孰切覽者當瞭然此是蘭洲先生既所非及今補其未備云後篇一日長乎爾渠亦以為語助然其下文如或知爾



及求爾赤爾點爾皆可例為蓋蘭洲所謂立異者盡矣

○蓋有不知而作者章

徵曰多聞多見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

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

非曰。祖來膠泥乎明聖述作之文。動輒騰口說。睹是章有作字。漫以傳會為乃以知為聖。聞見為述。其牽合穿鑿。不待咀嚼而可見焉。又何煩乎辨正。今姑就其說詰之。既以聖換知。假述對作。乃以作為制作禮樂也。夫非聖人而作禮樂。豈指叔孫通之倫與當時

周室雖卑也。九鼎未可問。則世寧有其人哉。孔子曷以謂蓋有是。且渠於辨名有言。墨翟鄒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為道。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墨翟鄒衍作禮樂云者。吾未之前聞。渠豈得諸夢魘之餘歟。奚以顛迷一至於是大雅曰。予豈不知而作。知平聲。作只是造為。與是童意全同。朱注豈非得古義者邪。徵又言朱注不知其理。淺矣哉。殊不知理字所談自廣。通上下皆可言也。要之渠昧乎理。不足與議其淺深矣。

○互鄉章



徵曰。朱注難與言善非矣。觀於下文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矣。

非曰。難言善之與難言道。其異不爭多。但善古者語意輕而融矣。道云者。語意重而迫矣。且朱注上文曰。其人習於不善。故繼以難與言善。蓋以見互鄉風俗之不美耳。但來不言。難與言之由。豈以其未知道乎。童子不知道。奚限於互鄉。渠接與言詩。証之不知其何謂。後篇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言二字。意義自明。何必藉印証於言詩哉。抑經

文唯言互鄉難與言。徵則言童子難與言。曷以其失於言而贅於意也。如此。

徵曰。唯何甚。古注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

非曰。本文非不通。然以後十四字。移置章首。則潔已以進。作冒與潔與與進。而股平說不保。往與不與退。前後對說。語意甚順。故朱子疑有錯簡。古注曰。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蓋補怪我云云八字。其義始通。而經文單言唯何甚而已。未免模糊。故朱子疑有闕文。但來乃造險恠之說。以首二句為門人之意。以



遷就乎唯何甚一句所謂殺足適屢者人苟知文理孰信其牽合蘭洲辨之是矣乃朱子所疑自若

○仁遠乎哉章

徵曰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又曰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

非曰未也以安天下為功是子貢所謂博施濟眾而不見許於孔子者予辨已具于前篇遠字以為贊仁之義猶可言矣於仁字之義則絕無干涉何章章明之有渠所以證家說塵在此一遠字乎可閔笑也

徵曰朱子以心之德為解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

非曰集註既云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朱子又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爾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蓋非至而言至言語之道為然湯執中中無形非手可操文王望道道無象非目可視皆言語之道也若參前倚衡尤可見焉徂來硬說駁朱注甚矣其昧乎言語也孔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宋儒之說出自孔



孟不自浮屠烏包氏曰。行之即是。與朱注求之則即此。而在語氣全同。包咸東漢國初人。建武中授太子論語。為其章句。其時具多未踰茲嶺。

○子與人歌章

徵曰。善者善之也。子與人管。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又曰。朱注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非曰。彼善則我善之。彼不善則我不善之。一善字義。分彼我。而意實相因。經文單言善則其屬人者明而

孔子之善之不言而可知矣。何必增添之字。以屬諸孔子哉。好異之癖耳。且徵所謂賞其善善字。依然屬人前說自廢。此與人歌之禮與。本文當無善字。業已。是禮宜每與人歌。必使反而和焉。何必問善之之與否。渠豈謂善之則行禮。否則不行禮。禮之行不一。係乎已之善不耶。異矣哉。徂來之禮也。蓋是章與禮不相關。玩本文善字。可見焉。善則必使反而和焉。否則不必然。記者錄聖人善善之深也矣。朱注詳盡而一言不及禮者。不亦宜乎。詡詡焉以禮聒人。而不顧叛經矣。徂來之學為然。

非徵

卷之四

十一

樂德



○文莫吾猶人也章

徵曰。文莫。電勉也。何注。文無。是古來相傳之說。漢時有是言。與文莫同義。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

非曰。當歸一名文無。芳窮一名靡蕪。子虛賦曰。芳窮。菖蒲。江離。靡蕪。無說者曰。嫩苗未結。根為靡蕪。既結根為芳窮。或曰。芳窮。葉為靡蕪。又曰。江離。芳窮。苗也。又曰。芳窮。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蛇。抹者為靡蕪。雖象說紛紜。若此。而未嘗有通文無為一者也。蓋芳

窮以蜀川者為勝。故概稱川芳。當歸川芳。豈可混乎。但來味乎物產矣。漢崔豹曰。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芍藥一名將離。文無一名當歸。故也。姜維傳。維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但來所尸祝。王世貞詩云。身退不妨成遠志。路窮誰與贈。文無王意亦取義。當歸是皆主相招。絕無相勉之意。但來不之知。妄為之說。曰。猶云。加餐。又變相招為臨別。皆可謂杜撰矣。

○若聖與仁章

徵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

作徵

卷之四

古

性理堂



以謙兼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

○非曰。朱註。圈外。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故夫子辭之簡而足矣。但來叟叟演說屋上架屋。以

為已之發明者。何足。仁聖之解。渠家說。而此章所云

云。文意尤迂晦。殆不可曉。今不置辨也。

○君子坦蕩蕩章

徵曰。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

程子以循理。後於物為解。抑末矣。

非曰。釋以知命。不知命。未為不可。然其意泛矣。施之

佗章。言君子小人者。粗可以通焉。程子之說。在是章

蕩戚之旨。其義切矣。胡氏衍之曰。循理後於物。蕩戚

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媿

不忤。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

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是矣。今徵舉之為

本。視切為末。果何說與。

○子温而厲章

徵曰。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

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

禮樂者也。



非曰古之君子固以禮樂成德然若伯夷厲勝温抑  
 下惠温勝厲者何也豈非猶未免氣質之偏邪据此  
 則唯孔子陰陽合德以全中和之氣者可以見焉宋  
 儒之說不可易矣渠將謂伯夷獨以禮成德柳下惠  
 獨以樂成德乎其不通甚矣蓋特紙上之談不務實  
 踐之切者其言也浮

泰伯

○首章

徵曰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是王季  
 恭謹之人乃能埋德韜光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

天下猶運之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  
 使泰伯嗣大王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  
 迹成矣季歷嗣而後韜晦歛周家方張之勢而傳  
 諸文王以俟殷運之移蓋民之附泰伯如蟻慕羶  
 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克自知克自  
 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王季嗣也  
 非曰文士經生就迹論事之陋徃徃如此夫殷運未  
 移太伯嗣而德音必昌乎明王在上賢侯在下天下  
 盛事唐虞之四岳禹稷成康之召公畢公宣主之申  
 伯樊侯皆是也泰伯獨何苦而逃之殷運之移非以

非敘

卷之四

十一

慎德堂



紂與紂若中主而三仁輔之則文武成康皆終于戾位耳。太伯何由豫知暴君必作殷祚顛覆而傳之季歷與。且以周家之張為不臣之迹成矣。歟。文王之三分有二。即是而武王之有天下。不臣之事遂也。徵下文駁朱注曰。泰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然其自為說。又如此。豈非自令自犯哉。不能歛。羶之說不足道矣。姑就其言論之離父避弟而文身斷髮。天下難事。其為韜晦也。莫以尚焉。守成而韜光比之。則易易耳。太伯之賢。能為其難而不能為其易。不知何謂。渠據詩為斷。然太雅但言王季之貊。未言太

伯之不貊不足為証也。古書殘缺。太伯之事實寥寥矣。其在岐之素行。不少概見焉。但來獨談其為人如目擊。果何所據。歟。徵於下文駁仁齋曰。以己之心說古之事。非妄而何。然渠之為妄。則滋甚矣。是亦自令自犯者。

○恭而無禮章

徵曰。朱子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是以禮為節文。僅言其一端者已。

非曰。孟子論仁義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乃節文之於禮。固不止一端焉。本文四者之弊。何由而生。

非禮

卷之四

七

非禮



匪佗也。各生於失其節文也。朱註襯帖於經首者。每如此。渠益不玩經文。妄加刺駁耳。且朱子明言無禮則無節文。未嘗直以節文字釋經文。禮字果若渠駁則注當無無禮則三字。是渠不啻不玩經。又不審注也。粗哉。

徵曰。君子薦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可謂妄矣。

非曰。此章分明是二章。雖徂來之悞。而不能違。既是二章。乃君子上。分明欠何人曰字。不得不以臆言焉。

以上章例之。以為孔子之言也。則下五章皆曾子之言。豈不可例焉乎。朱子以其詞氣類曾子也。以吳說為近。是要以本有不得。不擬議者也。獨怪徂來動輒割裂聖語。謂是古言。而孔子誦之。何所徵而然。可謂無風而起波矣。渠乃於不得不以臆言焉者。反詬為妄已之妄。其謂之何。前輩有言。以責人之心責己。為徂來者。亦可以少鑒矣。

徵曰。興有與感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與盛也。非曰。徂來釋仁字。志削舊解。斷然曰。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又曰。仁以安天下。解之。

非

效

仁

德



庶其不差矣。然則此章旨農工商賈皆興感於其長  
 人安天下之德也。殊為不通。吾聞之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又聞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未聞象庶浴  
 於隆化之日。又以安天下為念也。其仁行與盛之解  
 胡其含餽不明乎。蓋不知仁之通於大小淺深者。其  
 窮如是。

○苗子有疾章

徵曰。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  
 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於  
 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

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  
 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  
 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

非曰。記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斯言也。孔子傳之。曾子  
 曾子傳之。樂正子春。其為聖門至教可知也已矣。其  
 義與是章相發。故先儒往往引以為說。蓋唯若曾子  
 啟手足易華皖而後為能踐其言矣。子張病。召申祥  
 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此亦與是  
 章近似焉。庶幾乎猶言免夫也。大賢君子守身之重。

非徒

卷之四

九

慎德堂



而克一其歸亦可以見焉。豈夫人而得皆然乎。免謂  
 免責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只謂免禍何必刑戮。徵  
 淫民免無耻。邦無道免刑戮等。謂論語中皆然者。硬  
 矣。若夫諸侯大夫稱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猶與士庶  
 言先朝露。填溝壑之類。言語之道為爾矣。必以此為  
 幸願哉。渠以為古時議論是何議論之有可哂矣。果  
 以獲全首領為全而歸之乎。雖復無道之世。而實全  
 首領者不可勝計。豈皆可謂之孝子乎哉。凡論語所  
 載皆以其格言茂行可垂訓于後世也。曾子臨歿之  
 際。徒爾以其身首不異處之幸告門弟子。吁。是何足

載。是又何待戰戰兢兢而後然。渠猶且斷斷然以為  
 曾子之賢實在于此乎。其愚不可犯也。蓋渠平居漫  
 然廢修身之功於戰兢臨履之上。且毫不之知。故其終  
 妄如茲。信可閔嘆也。徵所謂後世士君子雖係泛稱  
 然以此議集注則其所指自實不出濂洛關閩諸君  
 子。蓋渠視夫諸君子行己之卓任道之重。遽罵以駭  
 桀自高志氣如狂。是與蔡京輩擯程子為邪說。詖行  
 韓庾曹等錮朱子於偽學同一轍。爾何代無賢又妄  
 排保護身體之說為有不可通者。蘭洲先生已辨焉。  
 且也薛畏齋有曰。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

非徵  
 卷之四  
 九  
 性理堂



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慘辱嘗無異善夫言乎是在徂來輩拘泥之見實為頂門一鍼

○孟敬子問之章

徵曰朱註暴慢信鄙倍皆以已言之而曰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

可從矣非曰是章動正出三字較間用切全在斯遠斯近字

故以暴慢等三事屬已其義方親切鄭玄以來至程門諸子往往以三事屬人而朱子不取其辨已詳而釋三事之義亦恚矣渠今一言排之為不知辭義不知何謂三事之為修身之要為政之本稍嚮實學者皆能知之此又何失於辭義之有蓋鹵莽之學浮蕩之習渠不自曉為已信者不虛偽也凡事無虛偽即是實際解信為實不亦宜乎朱子曰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柔者之過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又曰人之容貌只



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急緩亦是慢朱說明備如此復奚容疑蓋容貌之失固多端然要之不出暴慢之二也言語之失固多端然要之不出鄙倍之二也渠乃曰豈翅暴慢豈翅鄙倍是不知其要也已國政有本末細大君子務本任大而委細末於有司莫非政也今直以有司之守為非為政之具可乎朱子解以為政之本者萬萬不可易矣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徵曰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朱子曰其節至

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

非曰節節限也臨大節謂臨一身之大節限其不可奪者即節操也徵駁以節操不容言臨者失窺矣在氏曰能守節矣漢書曰伏節死難又曰奉職死節又



曰出身蹈節皆身節限而言守言伏言死言蹈豈獨不容言臨乎着眼活看意義自圓奚必物在外而後始言臨乎拘我祖來之駁也本章三句三項上二句言才量之大下一句言節操之固何晏所謂定社稷即可托孤也安國家即可寄命也乃又以此二事釋大節床上疊床寔陋儒之說朱子之不取也宜矣夫才量見於變故之日節操彰於危難之地故曾子並言之胡氏曰有其節無其才徒死無益矣荀息死于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是說得之若人既有霍光之才而又有

荀息之節其為作用不亦大乎余嘗求之後世名臣才節之完不為少而如宋韓魏公定策兩朝允足當此章史稱韓琦識量英偉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難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歐陽子亦稱於公曰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是朱子所謂至



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者其作用之大孰能尚焉。但  
 來以朱注為止其身無作用不知其何謂。或若文文  
 山方正學之倫雖義烈震宇宙而竟無安國家定社  
 稷之功。渠儻目之為止其身無作用乎。是亦成敗論  
 入耳。固不足道矣。要之何晏傾巧小人而祖來與之  
 同臭味。素餐於嬖倖之門。靡攸匡正。中葉震業之秋  
 但知澳忍側媚。推波助瀾。已乃於節義二字愧且惡  
 之。遂左祖於何晏。悠繆之說深可哀哉。朱子曰。士太  
 夫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  
 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

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  
 厭。嗟乎。祖來即是也。已予於此章既闢其說。併深誅  
 其心。以佑名教云。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徵曰。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朱子曰。仁者人心之  
 全德。自其家言。

非曰。仁必以安天下言。是其家言。若徒其說。士不幸  
 生亂世。龍德而隱者。無所事弘毅也可乎。甚矣其義  
 之窮也。人心之全德。并苞修己治人。皆在其中。通於  
 上下尊卑。該於治亂窮達。善矣。朱子家言。



興於詩章

徵曰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為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又曰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

非曰朱子曰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

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又曰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是徂來所以為立於禮之說者朱子固已反覆言之而集注所云云特舉其要已其所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見于戴記朱子引以貼於本文立字又豈不要乎戴記固不主獨善也渠皆不知而歔歔洵可



厭矣。且也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此二句所該自廣。故朱子明言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三千。又言周旋揖遜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是周旋揖遜則為無禮矣。何以見禮。渠乃謂朱子之禮在曲而遺經証亦甚矣。經曲之辨。蘭洲先生既及之。而其說甚略。故錄此以平其義。徵曰。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以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又曰。朱子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

非曰。朱子曰。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又曰。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又曰。古人學樂久久自然養德和樂出來。見無所用其力。是則渠說在是條亦不能出朱子範圍而妄意以為已之發明。反駁朱注為變化氣質之說。殊不知朱子於是章初無氣質變化之說也。蓋朱子又有言曰。成於樂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



以涵養前所得也太史公時豈有變化氣質之談哉  
 門人問消融查滓朱子曰查滓是他勉强用力不出  
 於自然而不安於為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可見  
 朱子但就理義生熟而言之也但來之駁之妄斷可  
 知矣

○民可使由之章

徵曰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  
 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自孟子以雄辯  
 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

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  
 不被其化者

非曰是章唯言民之難使知渠文外生義乃曰俊秀  
 曰禮樂曰默識曰憤悱亦甚矣無它焉渠病疾漫  
 動特以為議孟子程朱之地也蓋渠平日深窘於夫  
 雄辨詳說皆害於己屢設此醜詆以護其短也已可  
 哂矣且也孟子之辨勢固有不得不雄焉者宋儒之  
 說勢固有不得不詳焉者然皆對學者而發非對民  
 而發則在是章尤無干涉渠即一意惡辨說偏主人  
 之自知乎且先非商盤周誥焉



○如有周公之才章

徵曰。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其驕吝所以失人心也。治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先王安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非曰。程叔子曰。居富貴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為是不待渠發明。抑渠不釋驕吝字。然既以無德言之。蓋以為心術之病也。心術渠之所惡。孔子曷以云爾。且也。姑推渠意。求諸宋儒之說。張南軒有言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掌握大權。勲烈如此。其光也。

而方且握髮吐哺。唯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朱子曰。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据此則宋儒似知先王安天下之道。又似達此章之義。但恐徂來之駁駟不及舌。

○不在其位章

徵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哉。

非曰。程朱諸賢所雅言。皆明善誠身進德修業之方。



未嘗專談經濟及其稍獲乎上有時而及國家大政亦唯當位而言也非踰職躐分也若程伯子見神宗論治道程叔子經筵上疏及奉詔議學制朱子當孝宗朝三陞對再上封事是也然而其言咸以尊道貴德建皇極格君心為務莫不剴切懇到亦皆根據乎明誠進脩之實未嘗為捨本趨末之說矣朱子之嘗應召命也或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朱子答云吾平日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其無別有經濟之說於是亦可見為所病特在乎人主不用其言竟以致天下大亂也已徂

來反以天下不治病宋儒甚矣其誣且妄也抑在徂來之事則反是蓋渠平日惡正心厭修身妄意以經濟為口實嘗著政談一書上諸官府其高足春臺撰經濟錄以噪乎世皆瞽瞍然以謂天下可唾手而治焉然而其為說不出管商功利之習申韓刑名之流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也的矣國家休明斥其說未嘗收錄而網維秩然四方不安視諸宋代擯棄諸賢之言自取覆亡之禍豈不相反乎徂來陪臣春臺處士蓋目未睹國家典章故紊亂名實不通當世之務者為多矣且如徂來半長乎遠陬足未嘗踰函關而



西故井蛙之見不達四方之情者亦不少矣視諸宋  
 儒造朝班奉吏職諳時事熟世故者亦豈不相反乎  
 予嘗通讀政談經濟錄二書蓋無一長可觀其一二  
 可采者粗讀書史窺事理者皆所能談固不竢二氏  
 發明也如春臺之撰醜詆謾罵盈溢紙幅尤失君子  
 車厚之風可嘆矣此豈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也  
 邪豈非昧乎事而誤為者也邪豈非身不任而輒言  
 之者也邪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治者徂來輩  
 宜自悲而不賤矣暇悲他人哉

○狂而不直章

徵曰吾不知之矣謂不可教也孔子以教人自任  
 故曰不知之矣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非矣  
 是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  
 之言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  
 非曰徂來以朱注絕字為絕交之絕謬矣絕之者外  
 之也吾不知之矣語意分明斥而外之也非由所知  
 仁則吾不知也之類皆同釋為絕辭不亦宜乎其絕  
 之也乃以其有是病而無是德也何必以其有罪朱  
 子又繼之言亦不屑之教誨也意義尤圓徂來釋吾  
 不知以不可教是終不教也以教人自任者固若是



乎。蘇氏既設喻形容本文三項之人。至結語天下棄才一句。暗繳經文末句。周足亡餘矣。何失之之有。孔子以教人自任。本文所無。蘇氏何必更添閑言贅辭。以為徂來之地耶。

○學如不及章

徵曰。失云者。謂失時與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

非曰。徂來之昧於文理。亦甚矣哉。失之之字。分明承上文無上事而發。如知之好之。不曰如之何之類語。氣與是自別渠文外生義。謂時也。人也是則歇後語。

不矣。鄭五而後發焉。好異之弊。有如此者。良晤一散。邈如河山。渠於經說作世說語。以風流韻事視聖人。溺於所好也。諺所謂蟬穴擬甲而鑿者。非邪。

○魏魏乎舜禹章

徵曰。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

非曰。朱子時已有設此難者。曰。不以位為樂。忍不特舜禹為然。朱子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



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處事言之  
 朱子於下章亦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  
 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佗聖人不與也通人之言  
 融活如此豈若渠之拘拘誦誦哉且其所謂身上切  
 處事就是章求之亦自有意義蓋古聖人之有天下  
 也堯自唐虞湯自商周武王自周侯皆貴義之人唯  
 舜禹與自匹夫則其於有而不與之旨豈不最切乎  
 抑徂來掇拾朱子所擯棄之說反以攻朱子奚以異  
 乎乞兒嘗冷羹殘肉為至味以議富人不知其  
 徵曰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己之有天

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天下自天下不相關  
 涉也

非曰不與古時之言不關後世之言所指雖微異而  
 意實相通非判然二義故朱子猶之周禮曰百土與  
 居一為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孟子曰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說者曰與參與也又曰  
 干也蓋皆有關涉之意但無渠所謂忘己之有之義  
 耳故朱子又有言曰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  
 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是其非殊義明矣渠今又  
 持己自已天下自天下之說以攻朱子甚矣其固也



但至後世與關並存熟用一定則與政與謀不可改與為關關白關說不可改關為與故後人行文中當慎於此類已

○大哉堯章

徵曰魏魏乎稱堯也非稱天也朱注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高大二字貼魏魏非矣魏魏本以山言之豈可以替天邪  
非曰魏固山高貌然固執其說豈得非渠所謂字學家之說耶曹植頌奉天戴魏王祭詩與天享魏魏是天以形體言魏魏以狀貌言皇疏曰唯天德魏魏既

高既大以魏替天其來尚矣不昉於朱子也渠豈知之乎

徵曰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成功者乃以文章也

非曰成功文章分明兩徂來泥也字有無改為一串是其味乎古言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上有也字下無也字不知是亦一串乎

○舜有臣五人章

徵曰朱注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治內治外非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

非從

卷之四

三十一

慎行堂



才難

非曰才難只是才之難耳胡必戡亂唯戡亂謂之才而治內不可謂之才不知何義渠豈以文母若邑姜為吾邦神功后之倫乎則吾笑之矣

徵曰於斯為盛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

非曰出自東方東方自出候于周服候服于周有人於此於此有人何有於我哉於我何有哉翻顛之例如是何不可從之有然是節文意較艱澁故諸家聚

訟先儒或疑為有缺誤今不敢輕議諸說當否但李南黎有言於斯為盛自唐虞交際之盛直到今方盛渠掠以為已說則鄙矣

徵曰泰伯文王極恭讓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

非曰泰伯姑舍旃是章明指有二服事以為至德是其為君臣之義也審矣渠乃曰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其敢於叛經也甚矣堯舜湯武之一其揆苟聞道者孰不知焉夫所謂盡善未盡善性之身之是就其



一揆上又尚論之也。非因茲以為未一其揆也。昔人有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雖詞氣稍欠重厚，亦善形容其詳。則程朱諸公之說，實得孔孟尚論之遺意矣。但宋唐突以滔滔悲之，亦酒悲之類。

徵曰：左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

非曰：左氏不成語，蓋脫文耳。渠於上文排朱注治內治外之說，而邑姜之從違，曾無明說。此引吾邦明經

家之典故，蓋從舊說以為文母也。然據左氏缺略之語，議是章整齊之文，以為衍則戾矣。且明經家典故之所由興，以當初唯有古註已後世新注既出，如近代後光明之睿明，一時詔儒臣經筵進講，改用朱注，則浸矣。除臣字之用，是不足以輕重乎邑姜之說矣。

○禹吾無間然矣。章徵曰：敬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後世儒者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蘊學者察諸



非曰此章大旨明白。少費詞句者。唯黻冕等制度。而先儒之說已備矣。渠敬三者之說亦與諸儒儉勤之解不甚相遠。則宜無咆勃然渠櫻拂之衷。不但已焉。一言罵後儒。以未悉底蘊。而其意之所在。茫乎不可知也。乃今日學者。無所用其察焉。

非徵卷之四



